

釘子戶戲院

故事大綱

明叔家是一所小戲院，像療癒心靈的告解室一般，包括明叔從小幫忙帶大，並且自覺被母親遺棄的專案教師志賢，許多人曾經在深夜戲院裡因為電影而再次得到人生啟發。志賢終究還是得與失智的母親和解，而明叔的釘子戶戲院，仍無法抗衡都更禿鷹的怪手而移為廢墟，最終在廢墟上，所有曾經被戲院撫慰的人們，只能在廢墟上玩跳房子，在房格間緬懷每個人心中消失的電影。

時間：

仲夏

地點：

台北

登場人物：

明叔—74 歲，男，資深的戲院放映師傅，是一位對抗禿鷹集團的釘子戶，童年時因小兒麻痺腿癱，他也是志賢年少時重要的貴人。

志賢—38 歲，男，大學助理教授，為歌廳小歌女潘華的兒子，懷有被母親遺棄的童年創傷。

潘華—65 歲，女，志賢的母親，年輕時個性天真浪漫，懷有歌星夢，是一名經常被酒客調戲的小歌女。

劉建業—40 歲，男，曾留學德國的建築設計師，是明叔家旁都更建案的設計師。

陳忠雄—71 歲，男，建築公司董事長，是都更禿鷹財團，年輕時與火叔分屬不同幫派。

阿賢—15 歲，男，志賢的國中時期。

火叔—70 歲，男，年輕時為歌廳圍事，個性剛烈率直，自小無父無母，與明叔為莫逆之交。

何老師—55 歲，男，志賢的朋友，在一所即將停辦的私校任教。

校長—65 歲，男，志賢所屬學校高層，講話官腔官調的學界官僚。

工地主任—45 歲，男，陳忠雄所屬建設公司工頭。

舞台指示：

上舞台右側孤立一座兩層樓的老屋景片，外觀類似大稻埕老街仿巴洛克設計，在老屋旁則堆滿殘瓦破磚，呈現工地當中矗立釘子戶的景象。上舞台中間懸掛一塊投影布幕，表演範圍從舞台延伸到觀眾席第一排。

第一場

(布幕投影志賢在列車上看著車窗外飛逝的影片，從電車行進的轟隆聲逐漸疊入怪手拆除房舍的工地噪音。電車到站廣播響起同時，志賢的手機也鈴聲響起，志賢進場)

志賢：喂，是陳同學嗎？不好意思，出門有點晚，我已經到了，我會直接去招生博覽會，請你幫忙先布置攤位，謝謝你。

(投影片段結束，燈亮，在下舞台的志賢穿著某大學的招生背心，在招生博覽會上，向路過眼前的高中生發送招生傳單。滿手都是其他學校招生傳單的高中生頻頻揮手婉拒，有些同學看了一眼志賢發給他們的傳單，又還給志賢)

志賢：同學，參考一下，我們學校很多科系可以學空拍、學電競、當網紅喔。

(志賢用樣板話術機械式持續發傳單，慣性地看到有人伸手就遞兩張給他，志賢抬頭一看，是在他校服務的舊識何老師)

何老師：哈，李老師你也來當招生業務員啊。

志賢：咦，何老師，你也有來，完工了喔？

何老師：還有一堆，根本發不完，等等在沿路塞信箱吧。其實這所在山裡面的高中滿漂亮的，但就是偏僻，學生越來越少，都不知道來這裡招生會招到幾個，還是得來。

志賢：少子化早反映在國高中很久了，我們學校不知道在想什麼，還要我們大老遠到偏鄉搶學生。

何老師：我們也是啊，搶一個學生是一個…你這一趟是搭高鐵上來嗎？

志賢：學校只願意讓我們核銷台鐵與客運交通費，高鐵不能報帳。

何老師：都一樣，如果我們真的是業界 Sales，業績好還有佣金可以抽，哪像我們這些招生業務員，那是我們的基本考績。我跟你講，我們學校更誇張，連警衛都要有一個招生 Quota，不然下學期不續聘。

志賢：嗯。

何老師：我打算做到這學期就不做了。

志賢：恭喜你，要去哪一所國立？

何老師：哪有機會，我不想再當老師了，教師這一行已經是夕陽產業，我們在教育現場，老師、學生、學校高層大家都在裝模作樣，我不想再騙自己，繼續陪這些一天到晚想賣學校的高層耍白癡…。

(何老師的手機響起)

何老師：喂…嗯…好，我其實早感覺到…我收一收先趕回去，你等我。

志賢：…怎麼…?

何老師：這些無恥高層剛剛密會財團，學校最近會宣布停辦，我先回學校處理一下，下次再聊。

(志賢目送何老師離開，也跟著走下舞台，向觀眾持續發招生傳單一輪後，再回到舞台。招生博覽會結束，志賢與幫忙招生活動的學生收拾發不完的招生宣傳物準備離開)

學生：老師，你真的不需要幫忙嗎?

志賢：沒關係，今天已經很麻煩你，你不是要順便回台南家?

學生：好吧，那老師你給我一袋 DM 好了，我幫你投信箱。

志賢：也好，謝謝你啊…同學，我聽說你要轉學是嗎?

學生：…對，我爸爸還是希望我在南部念大學。

志賢：也是，離鄉背井到外地唸書也是辛苦，能有更好的機會還是很祝福你啊，未來如果有什麼在學業上需要幫忙，還是可以跟我們保持聯絡喔。

學生：好啊，謝謝老師。

志賢：那我就先走囉，祝福一切順利。

(志賢拿出手帕用力擦去滿臉汗水，深呼吸嘆了一口氣，緩緩離開舞台)

(燈打在兩層樓的老屋景片，志賢從後舞台入，跨過殘瓦，環顧這片即將都更的廢墟。明叔從老屋景片門口走進舞台，將電影海報貼在售票口上。他們終於四眼相對，志賢禮貌性對明叔點個頭，轉身準備離去)

明叔：阿賢，我真的老到讓你不認得我是誰嗎?

志賢：你是?…叔…明叔…?!。

(志賢終於認出失聯多年的明叔，主動過去擁抱他)

明叔：你再不回來看我，可能就真的找不到我了。

志賢：別亂說啦，我小時候的家什麼時候拆的?

明叔：拆兩年了，就只有我的戲院還在。當時戲院老闆很不願意便宜賣給建商，特別是租給我們的這幾戶房子，老闆說這是他的起家厝，後來，我去借錢接手戲院，沒想到，建商還是收走這附近所有老房厝。

(志賢踩在水泥塊上小心走著，不時在地上翻找，志賢彎腰隨手拿起一塊瓷磚，上面刻有塗鴉)

志賢：咦，這是我小時候亂刻的…。

明叔：高三的時候你媽媽跟隔壁歌廳老闆去星馬，你也轉學去桃園舅舅家，戲院老闆就沒有再租給任何人了，後來我有住你們空房一陣子，家具也都保留著…30幾年了。

(像在享受尋寶的樂趣，志賢又翻找到另一根像是桌腳的木塊，看了一眼，瞬間臉色一沉。明叔從志賢手中搶去木塊)

明叔：上面有什麼…「媽妳為什麼不去死」…這是你刻的喔?

志賢：…沒…沒有…明叔，你腳還好吧?

明叔：小時候就小兒麻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年紀大了就開始退化沒力氣，我已經70歲多了。

志賢：有人照顧你嗎?徒弟阿信還跟你住一起嗎?

明叔：別提了，那個忘恩負義的爛人，跟我學放電影才3年，就偷走我的錢跑了，賭鬼一個。

(明叔沒站穩，險些跌倒，志賢及時扶住)

明叔：你跟我進去，我有東西要給你。

(志賢逗留在戲院外，看著老屋景片入神)

志賢：這些窗花做的很細耶，為什麼會有那種仿巴洛克風格外牆?

明叔：你認識阿萬伯吧?他有一個兒子小傑去德國學建築回來，剛回來那一年一次吃飯，小傑說很喜歡這種透天厝兩層樓的小巧格局，我想說就隨他玩，他還很認真到處透過關係找到全台灣拆掉不要的建材，鐵窗花都是他找來的，浮雕的部分，他說是模仿台南麻豆在日本時代蓋的那棟電姬館戲院的樣子，組合起來沒想到這麼好看。

志賢：真的很厲害…但這裡附近怎麼像工地一樣?

明叔：我真的命很硬，就遇到有人想拆我房子…先進來，看看我家一樓的樣子。

(志賢從老屋景片進入後離開舞台，上舞台燈漸暗，一會兒志賢從右撥開布幕進舞台)

明叔：找一個位子坐吧，我去放電影。

志賢：明叔，你真的是愛電影成癡的人…誰家裡會有這種 VIP 包廂。

明叔：我一輩子放電影給人看，怎麼可以不愛電影。這些座椅其實不用錢，那戲院歇業後我跟老闆要的，其實也算我的，因為我後來也有投資，當然放映機也是，蓋這間沒有花太多錢啦。

(放映機開機，光束直射在布幕前的志賢，他趕緊走下舞台在觀眾席第一排找個位子坐下。正播映 1988 年義大利電影《新天堂樂園》最後一本，雖然霉班很多，但志賢看得滿臉笑意)

志賢：天啊，你在放底片嗎?你竟然有這部片的電影拷貝，是哪裡來的?

明叔：我們以前可是很有名的大戲院，老闆認識很多電影大盤商，會跟電影公司直接買斷膠捲拷貝，現在二樓堆滿一間房間，台語片、國語片、西洋片都有，我現在還是偶而會接一些廟會露天放映，做興趣啦。

(明叔也走下舞台到觀眾席，緩緩走到志賢身後的座位，不打擾志賢。奔波一整天的志賢逐漸興起睡意，疲累地睡著，燈暗)

(燈驟亮，年輕的母親濃妝並身著性感薄紗在舞台上演唱，坐在志賢身邊的台下男性觀眾一直起鬨母親脫光衣服，15 歲的阿賢從觀眾席衝上舞台想保護媽媽)

阿賢：不要欺負我媽媽，不要再吵了!

觀眾一：死小孩，滾開，少囉嗦!!

觀眾二：你再不下來，小心我殺你!!

(此時坐在觀眾席第一排鼓譟的觀眾們拿起身邊的垃圾往舞台上丟，一兩位觀眾甚至也衝上台，與志賢母拉扯)

阿賢：不要鬧…明叔!!救我們…!!

(此時明叔在觀眾席站起身伸出長槍，射出子彈，燈驟暗，並聽到一聲慘叫聲，在黑暗中屏息幾秒後，現場發出如雷掌聲)

(燈漸亮，志賢驚醒，揉著眼睛走上舞台)

明叔：我看你今天別急著回台北，在我家住一晚吧。

志賢：…我竟然看電影看到睡著…因為今天早上要趕搭第一班台鐵，昨晚真的沒睡好…你這戲院有在經營嗎？

明叔：我這算是試片室，以前常跟老闆去台北西門町的試片室挑片，很喜歡這種感覺，在試片室看電影的人都是真的愛電影懂電影的人，而不是一般死老百姓。

志賢：你這麼愛電影，怎麼當時不去拍電影，我記得我小時候有跟你去片場玩，你去當臨時演員不是嗎？

明叔：哈，我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啦，知道電影圈裡的事情越多，才更覺得自己的條件做不來，但我會剪接喔，這一台就是剪接機器，當時很多太血腥的、太色情的，我都要負責剪掉，不然會被找麻煩。

志賢：啥，真的跟新天堂樂園裡演的一樣，你怎麼沒像電影裡一樣給我看養眼的？

明叔：看你的頭啦！你高中就去台南了，還跟我失去聯絡，我才想問你，你竟然都沒有想回來台北看看我，死沒良心，枉費小時候我這麼照顧你。你媽媽整天想當歌星，到處應酬都不管你，如果沒有我照顧你，你早餓死了。

志賢：…別生氣啦，我當時年輕不會想…哈。

明叔：來，幫我把這一盒放在置物架最上層。小賢，我知道你小時候很辛苦，爸爸失蹤，媽媽工作日夜顛倒，我如果是你，可能早就離家出走。

志賢：…是吧，其實我從小就認定自己是孤兒了。

明叔：我知道啊，你每次看電視卡通苦兒流浪記，都會哭，傻傻地說自己也想當孤兒。

志賢：對啊，那時候感覺當孤兒流浪找媽媽很浪漫，但其實是很嚮往孤兒可以到處旅行看看世界吧，哈。

明叔：所以，你…真的都沒想過去打聽媽媽的下落嗎？我知道你媽媽很無情，跟歌廳老闆去星馬發展，也一樣就失去連絡很久，你們母子真是一個樣…但你媽媽還活著，她還沒有死，你不想知道她現在在哪裡嗎？

（眼神頓時空洞的志賢又感覺鼻子搔癢，打了個大噴嚏）

明叔：你過敏體質這麼久還是沒改善，下次介紹一個中醫師給你調理一下…你肚子會餓嗎？

志賢：嗯，又餓了，走吧，我請你吃飯。

（他們從試片室準備離開，志賢卻聞到一股怪味掩鼻）

志賢：…怎麼有…一股味道？

明叔：幹！又來了…。

志賢：…汽油…他們想幹嘛？

明叔：想也知道要幹嘛，第一次來潑漆，第二次來潑糞，這次來潑汽油，就是要我害怕。

志賢：明叔你這樣很危險，你才一個人，我認識朋友在當警官，我幫你告發。
明叔：叫警察沒有用，我早就備案了，他們不敢直接放火燒，就是因為我認識阿火，黑道搞的事情就要用黑社會的方式才能處理。
志賢：火叔嗎…是以前會常來找你喝酒那位嗎？
明叔：對啦，你小時候還很討厭他捏你臉。
志賢：連房子周圍牆壁都有汽油，明叔，我們叫外賣好了，我幫你把汽油沖洗掉，不然隔壁工地工人如果不小心亂丟菸蒂，會燒起來，危險。
明叔：還好有你來，我行動不方便就麻煩你了，旁邊有水龍頭水管…等一下，我先錄影一下傳給阿火看看。
志賢：沒想到這次出差可以遇到你，我們還是有緣啊。
明叔：是啊，不要再跟我失去聯絡了。來，剛剛說要給你東西，這一袋是你媽媽這幾年來寫給我的信，她還活著，在一家療養院，她生病了，應該失智，算很幸運了，那個歌廳老闆還算有良心，讓她至少可以在療養院有個棲身之處。她很想你，信中一直提到很對不起你，也不指望你原諒她。看你吧，你也是大人了，自己決定要怎麼辦，這些就交給你。

(志賢收下這一袋信封，勉強點點頭)

志賢：火叔對你很好，但還是擔心你這樣會惹來麻煩，有什麼需要幫忙要講啊，明叔。
明叔：知道啦，等我也失智，一定會讓你知道，你要養我。
志賢：不會啦，亂講…那我先走了，幫我跟火叔問候一聲。

第二場

(黑暗間聽到工地轟隆巨響，有工人淒厲哀號聲四起，燈驟亮，明叔、火叔、工地主任、建築師劉建業等人在舞台上)

明叔：你們打算怎麼處理？

(工地主任與建築師劉建業等人正要離開時，志賢則帶著兩袋笨重的招生資料走進舞台)

火叔：現在是什麼情形？想丟了炸彈就跑是嗎？
工地主任：誤會誤會，我們是先來看看損害情況，現在我們一起下去看建築外觀，你放心，我們會負責啦，大哥。
火叔：你們有人受傷嗎？
工地主任：還好，只有四個外勞受傷，我們一起下樓吧，請。
志賢：發生什麼事？

明叔：他們施工把我家後面捅了一個大洞，他媽的!

志賢：我是屋主江志明的朋友李老師。

劉建業：你好你好，你應該就是江先生有跟我說過的一位教授朋友，是這樣，雖然很遺憾最後建商沒有辦法說服江先生一起都更，但我們當初設計這建案，還是有把江先生這棟房子考慮進去做整體規劃，我們建築事務所是很有誠意跟江先生談都更合建的可能性方案。

明叔：整體規劃?所以，今天這情形是你們故意的?!

劉建業：不是，別誤會…我們董事長等等也會過來關心，等我們一下。

(燈光驟暗，轎車囂張的喇叭聲響起，燈光驟亮，舞台上有一具會議長桌與只把椅子，明叔、火叔、志賢已經坐定在桌旁等待，董事長陳忠雄與司機隨扈進場)

陳忠雄：嗨!阿火、阿明，好久不見啦!

(明叔與火叔兩手插在胸前，伸出手的陳忠雄感覺掃興，向劉建築師做表情示意處理一下)

劉建業：要先對江先生表示很抱歉，這次真的是意外，因為外勞沒有按照 SOP 操作機具，造成江先生的所有損害，我們一定負責到底，今天董事長要我主持，就是想跟江先生商量，因為二樓壁面損害嚴重，要不要就交給我們設計，按照我們之前提過的方案…。

明叔：你們是騙我沒有做過工啊，出事情都推給外勞，起重機這種專業哪有可能交給外勞做，人家也是來討生活的，人命比房子重要，你們最好認真處理，不要讓我知道任何一個外勞吃虧!

陳忠雄：阿明啊，人家劉建築師是讀書人，已經有誠意要幫你忙，又不是不賠，之前你要堅持當釘子戶，我們後來也都尊重，現在這種意外也沒辦法啊，這是天意啦，你終究要跟我們一起都更，我不會虧待你啦。

明叔：我不是釘子戶，我是合法台北市民，我做一輩子的工，合法用金錢買到所有權狀，我這是合法建物，我也有合法繳稅，政府有跟我徵收嗎?你們建商有跟我買嗎?所有權狀都是我的，你們憑什麼?

火叔：忠仔，阿明過去兩年莫名其妙收到多少張傳票，一堆妨害名譽最多，常常莫名其妙被斷電，更誇張是還派人要來拆水塔，阿明不讓你拆要錄影，你們也可以告強制罪?還叫警察強行把阿明拖出去!噴油漆、潑汽油、丟死貓死狗、叫吸毒的屁孩每天去鬧這些爛事，你們有哪一件沒有做?

隨扈：這些都不是我們做的，警察可以證明…。

火叔：沒想到你洗白之後，變得這麼假，我們做過流氓的一輩子都是流氓人，在怎麼洗也洗不乾淨啦!忠仔，我們現在已經是做老大的人了，做那種討債小弟幹的小動作，會不會太幼稚啊!

陳忠雄：事情都已經過去了，阿火，阿明現在也活得好好的啊…。

(火叔氣炸，作勢要過去揍陳忠雄，被明叔攔下)

劉建業：不要這樣，我們今天真的是要解決我們的缺失，很有誠意…。

火叔：你娘咧…我警告你，我年輕時候被你砍的這一刀，也不會因為你作過牢就一筆勾銷，我現在跟你一樣也是生意人不是流氓，但是，如果你繼續用下流步弄我們，我會重新做流氓給你看!!

(明叔帶火叔離開)

陳忠雄：我看你這讀書人不過如此，不用麻煩你了!

(陳忠雄、隨扈與工地主任等人也跟著離開)

(劉建築師跟起身離開的志賢邊走邊商情，燈光漸暗)

劉建業：李老師，真的需要你幫幫忙勸勸他們了。

志賢：我想，如果你真的是有誠意，我感覺你需要常來明叔的家，像作田野調查一樣，深入了解為什麼一個放電影的老師傅，會這樣堅持。我能幫的，就是商情明叔讓你來走走搏感情。

(燈光漸亮，志賢帶劉建築師進入老屋景片，在舞台上仰頭四處觀望後，他們走到觀眾席第一排，找了中間的位置坐下，放映機啟動的聲音響起，螢幕投影出1927年德國默片《大都會》的片段拷貝，明叔進入舞台，與台下觀眾席的劉建築師對話)

劉建業：這是…大都會…。

明叔：我以前有一個同梯的叫阿萬，他兒子小傑有才情，阿萬送他去德國留學念建築，回到台灣當設計師也很有成就，可惜很年輕就罹癌過世，留下很多收藏，阿萬說小傑生前交代，要把他在德國收藏的幾部膠捲影片送給我，你現在看的不是DVD喔。

劉建業：這部片是我們學建築的一定要研究的電影…。

明叔：對，小傑生前也曾經帶這電影到我工作的戲院，雖然這不是完整電影的拷貝，只是其中一本，小傑說是在柏林跳蚤市場挖寶無意間看到的，他常要我播給他看，這種默片我是看不懂，但每次整理這拷貝，都感覺有小傑的氣味…。

(螢幕播送片中代表上層社會的法迪受到來自底層社會瑪麗亞的啟發，希望他扮演貧富階級的協調者片段情節。電影跳接到片中描述喬裝工人階級的富二代法迪

在下工之後，跟疲累的工人們在墓地聽瑪麗亞說著巴別塔的故事。這段默片故事中說明，巴別塔的設計者，剝削勞工當苦力協助完成他的夢想，但設計者的腦與勞工的手無法協調，巴別塔最終只是一個廢墟，片中瑪麗亞說著，手與腦的協調者就是心)

明叔：我跟你講，我不是什麼固執的釘子戶，我沒有反對都更，我反對的是這些都更禿鷹，這些沒有情義的黑社會惡行惡狀，很多住戶都是在惡勢力下低頭。

(劉建築師離開觀眾席走上舞台)

劉建業：我太晚認識你，也請江先生相信我，我不是建商派來喬事情的，我是一個對建築有想法的設計師，難得有一個案子可以讓我實踐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完成…我有一個同學在文化部工作，你知不知道文化資產保護法鼓勵家宅報請政府保存的方案，雖然你這不算是古蹟，我還是幫你問問看好嗎？

明叔：文化資產保護？好啊，我是不懂，就死馬當活馬醫…在你們都更說明會我看過你的設計，是很有趣，但沒有魂，我不知道怎麼說，就是沒有人的味道。

第三場

(志賢站在講台前，投影機光束投影出一張張甲骨文的照片，這是一堂「字法」的設計課程，最後投影上停留在一張殷商甲骨文的「棄」字)

志賢：各位同學你們猜猜看這是甚麼字？…猜不出來？甲骨文看似好像是鬼畫符，好像只是古代人在畫圖，但其實甲骨文已經是一個很有系統的文字發明。這個字有一個感傷的故事…這個象形文字筆畫有點複雜，它是在描述一個被拋棄的嬰孩，字的下方是兩隻手，捧著一個木條編織的畚箕，上面是一個嬰孩，才剛出生，就要被父母用畚箕丟掉，所以，這個字就叫做「棄」，本意是「拋棄、丟掉」，引申為廢棄違背的意思。在那個民不聊生的時代，對一般市井小民來說，活下去才是第一目標，這個字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，反映出當時普遍棄嬰的惡習，因為家中人口過多，古代人又不知道如何節育，只好放棄無力撫養的嬰兒，所以甲骨文不光只是一個有系統的文字，每一個字也透露出背後社會殘酷的現實…我們接下來看這一段由歷史系的學生製作的懶人包影片，我知道你們需要有懶人包才學得會，請仔細看，我們期末考不僅要交設計作業，也會考筆試喔，注意聽。

(此時布幕下出現一位穿著正式的長者，站在比志賢更高的位置)

校長：各位老師好，我想，身為校長，我很感謝在座各位老師對學校的付出，但對於招生不佳的科系，我們勢必得提早因應，否則到時會對老師有更大的衝擊…你們都知道，全國有超過 200 個設計相關科系，除了競爭激烈，設計科系一直有

一個隱憂，就是新一代考生都越來越相信，台灣的設計科系不僅念書很花錢，畢業後低薪的職場現實，更在網路上廣為年輕人討論，也讓許多考生對設計科系怯步，我們過去四年商設系與數媒系不僅沒有招滿，退學轉學率也是學校最高，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整頓系所，以減少明年少子化海嘯的壓力。學校已經報部說明下學年商設系與數媒系先暫時停招一年，並且我們要先將你們兩個科系整併成一個設計科系，接下來要麻煩各位老師配合，特別是專案教師…。另外，對於兩系目前僅有的學生，請各位老師想辦法留住學生，能通融就通融，讓他們快樂學習，能不當就不要當人，想辦法先降低休退學率…。

(不等校長說完話，志賢已經收拾教科書與教具，離開舞台。燈漸暗，黑暗間聽到志賢接聽系秘書電話的聲音)

系秘：喂，是李老師嗎？不好意思，剛剛開會忘了跟你說，下個禮拜還有一場在基隆的招生博覽會，主任還是要麻煩你去一趟喔。

志賢：嗯…對不起，我媽媽…生病了，我沒有辦法去。

(志賢撥出電話聲響，燈漸亮，志賢已經在右舞台)

志賢：…請問，是療養院嗎？我是…一位江先生的朋友，他跟我說，潘華女士住在你們療養院。

護理師(OS)：您好，前天江先生是有發簡訊告訴我，您是潘女士的兒子是嗎？

志賢：…嗯…是。

護理師(OS)：現在潘女士有些情況，可能需要她的親友來幫忙，是有關繳費的事情，電話講可能講不清楚，您何時有空？

志賢：我…我已經在附近。

護理師(OS)：太好了，我們等你…其實簡單的說，就是本來會定期幫忙繳費的一位先生三個月前過世了，後來就一直欠款…。

志賢：你放心，我會處理。

(才掛掉電話往前走，屋內突然傳出激烈爭吵的聲音，有一名阿嬤衝出來，在後面追打的人就是志賢的媽媽潘華。幾位護理師與服務人員趕緊過來勸架，志賢則愣在一旁)

阿嬤：救命啊！殺人啊！！有人要殺我！！

潘華：我今天一定要撕爛妳的臭嘴！！一天到晚說我閒話！臭嘴婆！！

阿嬤：妳說什麼？下賤的女人！可惡的小老婆！！搶別人老公的賤貨！！

(阿嬤掙脫護理師阻擋要衝過去打潘華，潘華則站在原地等著正衝過來的阿嬤，隨即用力甩了阿嬤一巴掌，阿嬤驚嚇暈倒。幾位護理員趕緊將阿嬤帶離舞台，留下潘華在舞台角落不停搖頭喃喃自語)

負責人：真是謝謝你來救我們，這三個月真的是鬧得不可開交，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，潘女士放在院裡剩下的其他日常用品，您留下地址，我們會郵寄到府。

志賢：很抱歉，三個月的欠款我會付清，要麻煩你通知那位先生的家屬，幫我感謝他們過去照顧潘女士。

負責人：再次感謝李先生，真的謝謝。

(負責人與志賢相互敬禮作揖，在不遠處的潘華則不削地瞪著他們)

(志賢提起一箱潘華的行李，緩緩走近她身邊。個子嬌小的潘華抬頭看著面無表情的志賢，依舊臭臉)

潘華：請問你是誰?你憑什麼要我離開這裡?!

志賢：我是誰?我是一個從小就被你遺棄的人…想起來了嗎?

潘華：神經病!你離我遠一點喔，警告你我煞氣很重喔!

志賢：妳愛的那個人已經過世很久了，他老婆已經不願意再幫妳付錢了，清楚嗎?

潘華：胡說!!

志賢：走，我們回家吧。

(潘華還是一副不甘願的態度，任性地不想離開)

志賢：如果妳不走，我真的會把你丟在這邊不管…讓妳感受遺棄我的滋味!聽到沒有?...媽!!

(志賢用憤怒的語氣終於喊出一聲媽，潘華被驚動了，焦躁的表情頓時緩和下來，他們走向舞台後方，在廢磚破瓦上蹲坐下來)

(他們看到眼前有兩位酒醉的中年男子，摟著 30 多歲的潘華走出來，15 歲的阿賢一手握著註冊通知單一手拿著麥當勞漢堡趨前)

阿賢：媽，老師在催我註冊費，我上禮拜有跟妳講，現在可以給我嗎?

中年男子 A：給我看看…2300 元…小朋友，你媽媽不給你錢，我給你…。

中年男子 B：小朋友，恭喜你喔，我們要幫你媽媽出唱片，你以後會有吃不完的麥當勞喔。

(阿賢緊緊握住手上的三千元紙鈔，忍住淚。年輕的明叔走進舞台與潘華她們三人錯肩)

明叔：現在你是吃晚餐還是吃消夜？年輕人肚子容易餓喔？怎麼了…有甚麼委屈要告訴明叔，我知道你媽媽整天瘋歌星夢，沒時間理你，不用擔心，需要什麼家長簽名的，都可以找我啦。

阿賢：明叔，我媽媽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，對不對？

明叔：不是，你媽媽只是一個天真的女人，她也是可憐人，遇到一個生下你就失蹤的男人，為了養活你，她也吃盡苦頭，你不要這樣講你媽媽。

阿賢：我不想再跟她住一起…。

明叔：我知道，我也有勸你媽，如果沒辦法照顧你，等你念高中，會想辦法安排你去台北舅舅家，在忍耐一下。吃完早一點回家睡，別想太多，明天我們戲院輪到可以放《駭客任務》喔，下課來找我看電影。

(布幕上播送歌廳閃耀刺眼的霓虹，以及悲情的台語歌曲，現場驟暗並鴉雀無聲，布幕上打出微弱的字幕：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，從5秒計時，當時間到15秒，現場爆出轟隆聲、尖叫聲與建築物搖晃的巨響)

(阿賢驚嚇的躲到飯桌下，客廳的書櫃瞬間向他的方向傾倒，在黑暗中聽到漏水如雨下的聲音。外頭聽到汽車警鈴聲大作，沒想到另一波餘震更強，極度驚嚇的他終於放聲大哭)

明叔：阿賢！你在家裡嗎？！阿賢！怎麼門打不開！阿賢…！！

阿賢：我在家！我在裡面！！我很害怕，快點幫我！！

明叔：不要怕，不要亂動，我想辦法找人把門弄開！！

(聽到整個黑暗的空間有水管漏水的聲音，阿賢從驚恐崩潰的情緒逐漸轉為憤怒。他隨手拿起掉落底上的水果刀，在其中一隻桌腳上用力刻上「媽妳為什麼不去死」)

阿賢：媽·妳·為·什·麼·不·去·死·。

(用力過猛的他刻完最後一個字，不小心劃傷自己的手，阿賢在微光中發出慘叫聲，奔離舞台)

(燈從微光逐漸轉為明亮，音樂伴奏響起，坐在後舞台的潘華起身，唱起過去在歌廳經常演唱的「夜茫茫」，找回年輕時站在聚光燈下搖曳生姿的風采)

(觀眾席有兩位老先生也跟著唱和，其中一位已經喝醉的老先生甚至拿著酒瓶，踉蹌走上舞台，擁著潘華跟著K歌，原本冷眼在一旁看著媽媽唱歌的志賢，趕緊衝上前，把喝醉的老先生支開)

(這動作引來老先生A的不悅，竟然往志賢吐口水)

(正值心情不佳的志賢被突然的羞辱怒火中燒，動手甩了老先生一巴掌)

志賢：她是我媽媽，你想幹嘛!!

(另一位老先生 B 也衝上舞台與志賢拉扯，混亂之際，老先生 A 拿起酒瓶往志賢甩去，志賢昏厥。服務生趕緊過來，背起志賢離開舞台，燈暗)

潘華：(尖叫)不要!!

(志賢躺在病床上，潘華無神地在一旁呆坐著，明叔趕過來探望)

明叔：阿華，還記得我是誰吧?!

潘華：你是…阿明…阿明啊，阿賢會不會死，嗚…。

明叔：頭上有繃帶看起來好像被打暈是嗎？妳不用急，已經在醫院就讓醫生照顧，有什麼狀況跟醫院櫃檯講。

潘華：…就說要他離我遠一點，我命中有煞氣，我會帶賽…。

明叔：妳又這樣，已經老了怎麼還是迷信，算命仙講的話妳可以信一輩子，妳現在有比較好命嗎？

潘華：…我屬老虎，我就是不能跟家人太親，他們會倒楣啊…。

明叔：妳老公阿泰是做壞事跑路，跟妳帶賽有甚麼關係？

潘華：我就是有!!如果我沒有故意不理他們，他們早就死了!

明叔：在胡說什麼…所以妳以前真的是刻意不讓小賢跟妳太親近，把自己弄得很忙?!

(志賢媽不說話，像個小女孩持續委屈地哭著)

明叔：妳連要塞錢給我幫忙照顧小賢，都不願意過個馬路到我宿舍當面把錢給我，寧願用匯款的，這些都是因為你不想帶賽我?!

潘華：對啦!!嗚…我活得好辛苦…。

明叔：妳真的是…都老了，還繼續折磨自己!笨查某!!

(潘華依舊無法止住眼淚，病床上卻傳出哽咽的聲音)

(其實早就醒來的志賢，已經落下兩行淚，痛哭失聲。志賢緩緩起身，拾起地上那支刻有詛咒的木塊，奮力將它拋向後舞台的殘瓦破磚)

第四場

(舞台逐漸疊加越來越響的鼓譟聲，布幕播送新聞都更議題，報導中明叔被描述成是一個跟建商瞞天要價兩億的「貪婪釘子戶」)

(一群同意都更的住戶從觀眾席爬上舞台，雞蛋如雨地往明叔家丟去，伴隨咒罵，聯合起來找明叔理論)

(有兩位身穿黑衣的年輕人把抗議布條綁在明叔家外)

黑衣人 A：死要錢的釘子戶，害我們的新家一直蓋不成，不要臉!!

黑衣人 B：獅子大開口要兩億的貪婪釘子戶!全民公敵!自私鄰居!!

(所有人圍著明叔、志賢與潘華作勢霸凌，火叔與幾名小弟趕來把所有人架開)

明叔：我要再三強調，我不是釘子戶，我是合法國民，我當放映師傅一輩子，省吃儉用買到所有權狀，這是有合法繳稅的合法建物，政府有跟我徵收嗎?你們建商有跟我買嗎?我要對抗的是過程中建商如何賤價逼迫我們賣家產，整個過程都更處就是刻意放水開後門，放任建商假買賣，強徵老百姓的房產並過戶給親友，製造所有權人均超過 90%同意的假象，要我就範…。

陳伯：…我們同意戶已經忍無可忍了，這事情可以搞這麼久，還鬧到媒體上，各位記者先生應該看得很清楚，江先生、建商、都更處跟我們被弄得頭破血流，誰是禍首!?

明叔：禍首就是你啊!懷疑嗎?!你真的很假，你就是煽動利誘讓建商可以賤價收購的人，你就是黑道打手!

陳伯：你說什麼!你沒有找黑道嗎?你敢說你沒有!?

(兩方起身爆發口角衝突，紛紛被制止)

明叔：我已經快 70 歲了，這幾年我一直活在恐懼中，各位記者們看到這間小戲院是我的夢想，我不是什麼電影人，但放電影的工作養我一輩子，我只是想留下愛電影的工作，當初都更協調會，我也提過一些讓電影成為這社區的特色，我一開始也沒有反對…但，你們現在竟然跟著建商放假消息公審我，這有天理嗎!!

建商代表：過程中我們一直很有誠意跟江先生你談合建，並沒有什麼施壓喔。

陳伯：對啊，建商哪有虧待，我們都談到不錯的條件，誰不想住漂亮的房子，就算一坪換一坪之後還要多墊一點，新房也比較有價值啊，對不對大家?是阿明你自己貪!到底誰很假!!

明叔：放屁!我有阻止你們都更嗎?你們不是已經在蓋了嗎?現在為什麼會停工?這是我造成的嗎?我的房子被惡意製造工地意外弄了一個大洞，這也是我自己搞的嗎?你們自己白痴輕易賤賣自己的家，現在工地停工回不了家，就隨便找我出氣，你們有沒有搞清楚建商在搞什麼啊?!你們到底要無腦到什麼時候!?

(在場一位同意戶林太太突然悲從中來啜泣著，攝影記者迎上前去)

林太太：…大家以前都是好鄰居，我已經不想講什麼，我只想趕快可以回家…。

(幾位同意戶開始鼓譟跟著起鬨大喊：我要回家!!過程演變激烈拉扯，火叔要志賢拿出手機全程錄影)

(混亂之間，黑衣人B竟丟出汽油彈，原本想丟向明叔家，沒想到投偏了，在隔壁停工中的建物引起火光，並波及明叔家)

(所有人都愣住了，明叔趕緊衝進屋內，爬上老屋景片最高處，脫去全身衣服，高聲吶喊)

明叔：這是我家!這是我的家!!

(明叔在混亂中昏厥，也爬上高處的志賢背起明叔，用盡最大的力氣高聲狂吼，燈暗)

(黑暗中刺耳的拆除巨響四起，高頻噪音間夾雜警察斥聲：我們今天依法行使公權力，請不要妨礙公務)

(燈漸亮，舞台上老屋景片已經拆除，地上多了更多殘塊，包括損壞的戲院座椅、放映機器、電影膠片與破損的海報)

(明叔坐在輪椅上，志賢推著輪椅進場)

志賢：昨晚有睡飽吧?

明叔：睡睡醒醒，一直在作夢…。我剛剛還夢到我已經死了，靈魂在飄來飄去…你有菸嗎?我知道你有抽菸，給我一根。

(明叔環顧廢墟一遍，神情卻沒有預期的悲傷，只有輕嘆口氣。點上菸，他奮力站起身，撿起電影膠片盒)

明叔：志賢，想不想看電影，幫我一個忙，把放映機架起來，我教你做。

(明叔啟動發電機，將電影膠片帶上放映機，成功投影出電影「魯冰花」)

(志賢拖了一把雖殘破但堪用的戲院座椅坐下，與坐在輪椅上的明叔並肩)

(電影「魯冰花」持續放映著，當播送到片中古阿明的畫沒有被選上參加比賽，感嘆有錢人家什麼都比較好的片段，志賢眼框盈著淚)

明叔：我記得那時候這部片場場爆滿，而且還幾乎全場人哭成一團，記得有一個小學老師鍾老師來看過好幾遍，老闆知道了，就跟鍾老師商量，可以讓鍾老師想看幾次就免費來看，但麻煩幫忙在學校宣傳一下，讓票房衝一波。

志賢：嗯，我記得，那時鍾老師在美勞課時，含著淚推薦我們一定要看魯冰花。

明叔：有一次鍾老師還到我放映室，他喝了一點酒，心情好像不太好，一個讀書人跟我講了很多我聽不太懂的事情，他說，為什麼魯冰花會感動這麼多人，因為電影裡偷偷談到很多戒嚴時代艱苦人的處境，包括鄉長選舉賄選問題、佃農問題、

貧富差距，還有教育上不讓學生自由發揮才華的問題，好國民要聽話不要表達太多意見的問題…這些我以前聽不懂的話，我後來都慢慢理解…。

(片中古阿明向遠去的老師狂喊，志賢眼眶的淚水已緩緩落下)

明叔：鍾老師後來莫名其妙在歌廳外被幾個混混刺傷，雖然人沒事，但卻被檢舉出入不良場所，被學校解聘，那時阿火有在現場，曾幫忙跟學校解釋，但因為流氓底身分，越描越黑…所以說，不管有沒有戒嚴，我們這些意見多的人永遠沒有好下場…。

志賢：我要中年失業了，學校把我們當免洗筷用完即丟…我一直是一個配合度高的人，因為我知道，我無依無靠，沒有支持我的家人，連知心朋友都很少，我只能靠自己，所以，我只好為了生存委曲求全，不敢挑戰威權，只能鄉愿，在不舒服的舒適圈硬撐…但我的人生，好像一切委屈，都在白忙一場…我感覺好累。

(志賢把這一陣子的委屈，透過眼淚宣洩出來)

明叔：你從小就很認真，知道自己條件不好，總會加倍努力念書。跟我一樣，我也有一個不太理我的阿母，我這個從小辮腳，媽媽又是菜店查某，我注定孤單一輩子。你已經很有出息了，雖然我好像也沒什麼資格給你什麼安慰，但我後來越來越相信，每一個人的劇本早就寫好了，這個工作不需要你，其實表示，你將有更好的機會在等你，過去跟你不配的人，不適合你做的事，已經不值得你放在心上，就像電影裡來來去去的列車，時間到了，該走的就送他們走，我們不必在跟著他們上車，因為我們還有更重要的車要搭呀…。

志賢：嗯…我知道…明叔…我累了，我帶你去飯店休息吧。

明叔：不用，那個廢棄工寮可以睡，這些機器也不能丟著不管。

志賢：好，那我陪你，我先去工寮躺一下，你等我醒來一起收機器，別累倒。

明叔：我沒事，別擔心，快去睡。

(志賢邊走邊擦去臉上淚跡，在進入工寮門前，他回頭撐起微笑望向明叔。明叔也報以微笑，向志賢揮手示意晚安)

(電影播完，Roll Card 演職表上拉，明叔走到放映機後堅持看到最後)

(關掉放映機與發電機，他將電影膠片小心翼翼地放進盒裝。一直叨在嘴邊的菸讓明叔突然嗆咳，一陣暈眩，踉蹌趺跤)

(他緩緩爬行，往工寮方向，但力氣已盡，他奮力翻身，躺在地上)

(布幕有一整片逐漸發亮的星空，有流星劃過天際，明叔看到夜空有媽媽的身影)

明叔：…阿母…我也累了，來接我吧…。

(燈暗，有小朋友嬉戲的聲音)

小朋友 A：你在地上畫什麼啊？

小朋友 B：我在畫房子啊，來，我教你玩跳房子。

(燈漸微亮，兩個小朋友玩跳房子不亦樂乎。接著志賢、火哥、潘華、劉建築師、陳忠雄等等劇中所有角色一一出場，排隊在小朋友後面，也跟著玩起跳房子)
(布幕同步放映一部影片，內容描述在已經看不到殘磚破瓦的都更工地，有一棟小戲院的景片矗立，外頭招牌寫上《釘子戶戲院》，融入都更後的社區建築)
(志賢從戲院搬出開幕花園，劉建築師與火哥也過來幫忙布置)
(戲院外有許多學生觀眾來排隊索票，有幾位騎單車的學生慕名而來)

學生：請問，這裡真的憑學生證免費看電影嗎？

志賢：沒錯喔，同學，我們除了播院線電影、藝術電影之外，每個禮拜也都會演一場國家電影中心提供的 35 釐米電影喔，有很多是以前屋主明叔的收藏，歡迎同學多幫我們宣傳。

(燈漸暗)

(劇終)